

唐高质、高慈父子墓志研究

赵振华 闵庚三

[内容提要] 洛阳近现代先后出土的唐代高质、高慈父子墓志,记载了其先祖辅佐朱蒙王建立高句丽、十九代祖高密受赐国王高姓和金文铁券世代为莫离支、头大兄的家族历史及高质率兄弟举家归款唐朝为将军、西征吐蕃北御突厥不断升迁的经历。于朱蒙开国的神话、前燕征伐高句丽之战等军国大事亦有述及。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叛军的“营州之乱”对唐朝政治军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武则天为确保东疆安定局势,派大军东征并遣法师祭祀岳神祈求神兵助阵。高质父子奉命率族人组成的军队渡辽河远讨,孤军深入高句丽故地招兵征马亟树边勋受武皇褒奖,敕授左玉钤卫大将军并赏赐守城苦战的“高丽妇女三人”。高质父子死勤王事为国牺牲于磨米城后,诏制颁赠丰厚官给墓域。为表崇前烈抚喻后来,特敕依照已往高句丽实行的官职世袭制度,犒锡其子孙。

由擅美文林的中书舍人韦承庆撰作的墓志为十分稀见的唐代烈士传略。

[关键词] 高质 高慈 高句丽 营州之乱 墓志 唐

中文分类号:K242 K877.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241 (2009) 02 - 0021 - 13

新安县千唐志斋博物馆近年征集了洛阳出土的历代墓志 600 余方,墓志录文以《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之名义由三秦出版社印行,学术价值极高,颇获学界赞誉^①。其中的“辽东朝鲜人”高质墓志^②亦十分引人注目,据千唐志斋博物馆原馆长赵跟喜先生说,该志青石质,88 厘米见方,楷书 44 行,满行 44 字,四侧面刻花草禽兽。20 世纪末,征集于洛阳市孟津县七里村。

就已知唐代高姓高句丽人墓志而言,20 世纪前期,洛阳邙山出土有高玄(天授二年(691))^③、高慈(圣历三年(700))^④、高震(大历十三年(778))^⑤墓志。20 世纪末又出土了高足酉(万岁通天二年(697))^⑥、高氏(大历七年(772))^⑦墓志,其中高震、高氏为父女。高质、高慈是父子,同日遇难于战阵为国捐躯,由朝廷同日礼葬于都城洛阳。

《高慈墓志》出土于 1917 年,长宽各 74 厘米,楷书 37 行,满行 36 字。为金石学者罗振玉收藏,并收入《唐代海东藩阀志存》。录文见于多种著

录^⑧。目前所见有罗氏早年的论跋^⑨。也有学者在相关文章中给与简要论述^⑩,二志对于研究高句丽史与唐史颇具参考价值,今研读而就有关问题略加阐论。

一、墓志原文

(一)《高质墓志》(封二)

大周故镇军大将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赠幽州都督上柱国柳城郡开国公公墓志铭并序

夫策名事主,持身奉国,维风俗者称文吏,捍封疆者为武臣。仰觐三古之上,俯观千载之下,书于竹帛者,其可胜道哉!至于铁石其心,冰霜其操,犯白刃而无惧,殒苍璧而如归,今古悠悠,一二而已。其能致斯美者,抑惟高大将乎!公讳质,字性文,辽东朝鲜人也。青丘日域,耸曾构而凌霄;沧海谷王,廓长源而绕地。白狼余祉,箕子之苗裔寔繁;玄螭殊祥,河孙之派流弥远。十九代祖密,后汉末以破燕军存本国有功,封为王,三让不受。因赐姓高氏,食邑三千户。仍赐金文铁券曰:“宜令高密子

[作者简介] 赵振华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研究员 河南 洛阳 471023

闵庚三 白石文化大学 教授 韩国 天安 330-705

孙,代代承袭。自非乌头白,鸭绿竭,承袭不绝。”曾祖勋,本蕃三品,位头大兄。祖式,二品莫离支,独知国政及兵马事。父量,三品栅城都督,位头大兄兼大相。并材望雄杰,匡翊本藩,声芬畅远,播闻中国。公资灵穉穴,渐润蓬津;英姿磊落而挺生,伟干萧森而郁起。年登弱冠,志蕴雄图;学剑可敌于万人,弯弧有工于七札。在藩任三品,位头大兄兼大将军。属褫起辽宾,衅萌韩壤,妖星夕坠,毒雾晨蒸。公在乱不居,见几而作。矫然择木,望北林而有归;翔矣抟扶,指南溟而独运。乃携率昆季,归款圣朝。并沐隆恩,俱沾美秩。总章二年四月六日,制授明威将军、行右卫翊府左郎将。其年又加云麾将军、行左武威卫翊府中郎将。八屯兰铸,严鷁珥以司阶;五校钩沉,肃虎贲而侍阙。咸亨元年,奉敕差逻娑、凉州,镇守燕山、定襄道行。亟总军麾,荐持戎律。攻城野战,陷敌摧坚。累效殊功,爰加懋赏。永隆二年,制除左威卫将军,又奉敕单于道行。文明年中,充银胜道安抚副使。光宅元年,制封柳城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天授元年,迁冠军大将军、行左鹰扬卫将军,进封柳城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公以鹰扬鸷视之威,受豹略龙韬之任,历践衔珠之位,频驱浴铁之兵。故得上简天心,高升国爵。继而林胡作梗,榆塞惊尘,鸢骑起于边亭,骹骑横于朔野。大君当宁,按龙剑而发雷霆;骁将凿门,拥虹旗而聚云雨。制命公为泸河道讨击大使,仍充清边东军总管。公肃承玄旨,电发星驱,径度苍波,选徒征骑。虽貔虎叶志,擐甲者争驰;而蜂虿盈途,提戈者未集。公以二千余兵,击数万之众。七擒有效,三捷居多。万岁通天二年正月,制除左玉钤卫大将军、左羽林军上下。公抚巡士众,推以赤心。宣布威恩,得其死力。解衣推食,惇厘感惠而守陴;挟纊投醪,童孺衔欢而拒敌。上闻旆宸,特降恩徽。有敕称之曰:“高性文既能脱衣,招携远藩,宜内出衣一副,并赐物一百段。又性文下高丽妇女三人,固守城隍,与贼苦战,各赐衣服一具,并赆物卅段。”但凶狂日炽,救援不臻。众寡力殊,安危势倍。城孤地绝,兵尽矢穷。日夜攻围,卒从陷没。为虏所执,词色懔然。不屈凶威,遂被屠害。以万岁通天二年五月廿三日,薨于磨米城,春秋七十有二。三军感之恸哭,百姓哀之涕零。凶讯驰闻,圣情流恻。乃下制曰:“将军死绥,著乎前典;元帅免胄,闻诸往册。故清边东道总管、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左

羽林卫上下、上柱国、柳城县开国公高性文,蓬丘徙构,穉穴分源。携五族而称宾,按八屯而奉职。恩荣每被,严慎克彰。属蜂虿挺妖,龙钤启秘。亲禀绛宫之箒,远逾沧海之津。执锐戎场,摧锋虏阵。傍军阙援,前旅挫威;遂亏斩首之功,奄致糜躯之祸。异李陵之受辱,同温序之抗诚。言念遗忠,有怀深悼;舍生勤事,实惜良图。隆礼饰终,谅惟通范;宜加宠章之赠,式慰泉壤之魂。可赠镇军□将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勋如故。”又有敕曰:“高性文父子忠鯁身亡,特令编入史册。奉敕赠物二百段、米粟二百石。缘葬所须,并令优厚供给。”惟公风格峻整,宇量宏深,孝实因心,仁以成性。道符含一,静心术而凝贞;智在无双,动神机而适变。风猷宣于外域,声问达于中区。去栖幕之危巢,遥归大厦;腾渐磐之逸翮,孤戾曾云。时不利而数有奇,功未成而身奄丧。凌风劲草,终委翳于严霜;负雪寒松,竟摧残于晚岁。滔滔阅水,俄迁下瀨之舟;寂寂空营,犹识将军之树。粤以圣历三年腊月十七日,安厝于洛州合宫县平乐乡之原,礼也。有子右玉钤卫大将军鞠仁,夙承家庆,早袭朝荣,负酷崩心,衔冤断骨。逾考叔之纯孝,等大连之善丧。三兆可占,既焚荆而卜地;九原有托,爰树楨而开茔。白日佳城,是谓滕公之室;黄泉閼户,宜藏赵豫之铭。其词曰:

箕子八条,奄有清辽。河孙五族,遂荒蟠木。藉庆绵基,生贤憬服。质耀琼珩,操凌松竹。宏器夙成,雄图早蓄。其一。远去夷垠,来宾帝庭。跃鳞紫水,奋羽青冥。升朝就日,列将仪星。入参武帐,出抚戎亭。七萃频举,三边载宁。其二。孽胡干纪,不臣天子。圣略侮亡,爰戒戎士。将扫蛇荐,先资鸷视。大总三军,长驱万里。转轂树塞,运舟蓬水。其三。甫届夷陬,师徒未鸠。暂依城垒,且据咽喉。蜂群易合,貔旅难周。既类三板,殊无百楼。□婴睥睨,俄陷仇雠。其四。贾勇临阵,捐生接刃。力屈志雄。身危节峻。冤深戮序,酷逾焚信。壮气无歇,高风独振。生死忠贞,古今昭晋。其五。光驰白驹,地卜青乌。画轺容与,飞旂萦纡。泉深隧阒,野旷坟孤。天上魂往,人间事殊。金书玉字兮垂芳烈,万代千年兮长不渝。其六。

朝议大夫行凤阁舍人韦承庆撰

前右监门卫长上弘农刘从一书

宜州美原县人姚处瓌镌 常智琮同镌 刘郎

仁同镌

圣历三年岁次庚子腊月辛巳朔十七日丁酉葬

(二)《高慈墓志》(封三)

大周故壮武将军行左豹韬卫郎将赠左玉钤卫将军高公墓志铭并序

夫总旅卫军,陷阵降城者号良将;有一无二,糜躯殒首者谓忠臣。详诸结刻已还,弦刻之后,实不双济,名罕两兼。缅寻东观之书,遐披南史之笔,文才接踵,武士磨肩。其于资父事君,轻身重义,植操于忠贞之表,定志于吉凶之分,雷霆震而不变,风雨晦而未已,在于将军矣!公讳慈,字智捷,朝鲜人也。先祖随朱蒙王平海东诸夷,建高丽国,已后代为公侯宰相。至后汉末,高丽与燕慕容战大败,国几将灭。廿代祖密当提戈独入,斩首尤多,因破燕军,重存本国。赐封为王,三让不受,因赐姓高,食邑三千户。仍赐金文铁券曰:“宜令高密子孙,代代封侯,自非乌头白,鸭绿竭,承袭不绝。”自高丽初立,至国破已来,七百八年,卅余代,代为公侯,将相不绝。忠为令德,勇乃义基,建社分茅,因生祚土,无隔遐裔,有道斯行。况乎地蕴三韩,人承八教,见危授命,转败为功。国赖其存,享七百之绵祚,家嗣其业,纂卅之遥基。源流契郭朴之占,封崇符毕万之筮。御侮传诸翼子,带砺施于谋孙,此谓立功,斯为不朽。曾祖式,本蕃任二品莫离支;独知国政,位极枢要,职典机权,邦国是均,尊显莫二。祖量,本蕃任三品栅城都督,位头大兄兼大相;少禀弓冶,长承基构,为方镇之领袖,实属城之准的。父文,本蕃任三品,位头大兄兼将军;预见高丽之必亡,遂率兄弟,归款圣朝。奉总章二年四月六日制,授明威将军、行右威卫翊府左郎将。其年十一月廿四日奉制,授云麾将军、行左威卫翊府中郎将。永隆二年四月廿九日除左威卫将军。舟侨遂去,知虢公之禄殃;宫奇族行,见虞邦之不腊。庇身可封之域,鹄弁司阶;革面解愠之朝,虎贲陪辇。禁戎五校,卫尉八屯,长剑陆离,珮孤宛转。奉光宅元年十一月廿九日制,封柳城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累奉恩制,加授柳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桓子之狄臣千室,比此为轻;武安之拔郢三都,方兹岂重。公少以父勋,回授上柱国,又授右武卫长上,寻授游击将军,依旧长上;又泛加宁远将军,依旧长上;又奉恩制,泛加定远将军,长上如故。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奉敕,差父充泸河道讨击大使,公奉敕

从行。缘破契丹功,授壮武将军、行左豹韬卫翊府郎将。忝迹中权,立功外域;既等耿恭之寄,旋沾来歙之荣。寻以寇贼凭陵,昼夜攻逼,地孤援阔,粮尽矢殚。视死犹生,志气弥励。父子俱陷,不屈贼庭。以万岁通天二年五月廿三日终于磨米城南,春秋卅有三。圣上哀悼,伤恸于怀。制曰:“故左金吾卫大将军、幽州都督高性文男智捷,随父临戎,殒身赴难。忠孝兼极,至性高于二连;义勇俱申,遗烈存于九死。永言丧没,震悼良深,宜加褒赠,式慰泉壤。可左玉玉钤卫将军。”又奉敕曰:“高性文父子,忠鯁身亡,令编入史。”又奉敕令,准式例葬。粤以圣历三年腊月十七日窆于洛州合宫县平乐乡之原,礼也。公忠孝成性,仁智立身,克嗣家风,夙标国望。虽次房之见获苟宇,宜僚之被胁楚胜,形则可销,志不可夺。精诚贯日,哀响闻天;爱加死事之荣,载编良史之册。有子崇德,奉制袭父左豹韬卫翊府郎将。年登小学,才类大成,孝自因心,哀便毁貌。始择牛亭之地,爰开马鬣之封;将营白鹤之坟,先访青乌之兆。将恐舟壑潜运,陵谷贸迁,虽归东岱之魂,终纪南山之石。其铭曰:

蓬丘趾峻,辽海源长;种落五族,襟带一方。气苞淳粹,人号贞良;戎昭致果,胤嗣承芳。其一。卓矣显祖,猗哉若人;横戈靖难,拔剑清尘。见义能勇,有让必仁;丹青信誓,砺带书绅。其二。蠢尔犬羊,扇兹凶慝;王子出师,既成我服。杨骖沧溟,搆戈蠹贼;子孝臣忠,自家形国。其三。积善无禄,辅德有违;菟狗一致,美恶同依。白狼援绝,黄龙戍稀;李陵长往,温序思归。谅日月之更谢,寄琬琰于泉扉。其四。

二、古代朝鲜、高句丽与高质祖源

墓志所谓“辽东朝鲜人”,辽东是相对于中原而言指古代东北的方位地望。据文献记载,箕子朝鲜是先秦时期东北地方政权,代之而起的卫氏朝鲜是汉代地方政权。汉武帝元封二年灭朝鲜,分其地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朱蒙(又作邹牟、东明等)王率部众从北夫余进入汉玄菟郡内建立高句丽国。以建新政权于古朝鲜故地而如是说,因古代文人于行文时往往喜好以古称名今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高骊治平壤城,本汉乐浪郡王险城,即古朝鲜也。”^①若唐代泉男生墓志云:“公姓泉,讳男生,字元德,辽东郡平壤城人也。”^②男生弟泉男产墓志

云:“君讳男产,辽东朝鲜人也。”^⑬男生子泉献诚墓志云:“君讳献诚,字献诚,其先高句骊国人也。”^⑭三志作于不同年代先后入葬,所述文异而义同。

(一)高质家族源头

高质墓志的“白狼余祉,箕子之苗裔寔繁;玄螯殊祥,河孙之派流弥远”,前句述箕子世封朝鲜,后句说朱蒙纘绍丕疆,以之引出高质家族的源头。

先说前句,隋大业三年(607),炀帝巡视东突厥,于启民可汗帐见到高句丽使者时,裴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⑮位于冀东至辽西的孤竹国诞生于商朝初年,见于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⑯。春秋时期孤竹国为齐桓公所灭,后纳入燕国的疆土。而箕子及其族人的始封邑在山东,商末迁东北,起初居于辽西,以白狼山一带为栖息地。后来继续东迁而入朝鲜半岛北部建立地方政权。

白狼,山水地名。白狼山,今称大阳山,位于辽宁省朝阳地区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是辽西地区的第二高峰,战略要塞。白狼河即今大凌河。据《汉书·地理志》记述,白狼县亦因山而名^⑰。西汉的白狼城在白狼山西,白狼河西岸,位于朝阳市西南大凌河上游丘陵地区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黄道营子。此地隋唐时期归营州管辖。“营州,今理柳城县。殷时为孤竹国地。……秦并天下,属辽西郡。二汉及晋皆因之。慕容皝……改柳城为龙城,遂迁都龙城,……后魏置营州。……大唐复为营州,或为柳城郡。领县一;柳城有……龙山、鲜卑山、青山、石门山、白狼山、白狼水。”^⑱隋唐的柳城,在今朝阳市双塔区旧城区内。以上典籍的片断说明箕子以一度定居“白狼”的因缘而墓志以为开基之始。

再释后句,蕴含着河神外孙朱蒙开国的神话。玄螯即元螯、大螯,祥瑞长寿的水生物,别名“河伯从事”^⑲。“河孙”,河伯外孙的简称。《魏书·高句丽传》云:“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成人后受到夫余之臣的迫害,其母使远适四方,朱蒙乃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

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纳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⑳至今保存于吉林集安的高句丽《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纪功碑》(414年)亦如是记载:“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当地发现的与好太王碑年代接近的墨书《高句丽大兄冉牟墓志》亦追述本族开国之君为“河伯之孙,日月之子,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㉑,为学界所熟知。后句与《泉献诚墓志》所谓“夫其长澜广派,则河之孙;烛后光前,乃日之子”同辞;与唐百济人《扶余隆墓志》铭所谓“海隅开族,河孙效祥,崇基峻峙,远派灵长”^㉒相似。高句丽自立国后王祚绵长。

于是后来唐人在行文时将“日子”、“河孙”作为高句丽的专用代词了。若《成俭墓志》叙其出身平民,太宗“时河孙作孽,啸群凶而举斧;天子凝威,命将军而授钺”^㉓。俭正值青年,应征入伍,随军出讨,勇立战勋。《大周司卫少卿樊文墓志》叙其于高宗朝随军东发:“弱冠便有壮志,徇节于辽阳道行,横铁骑而取河孙,耀霜戈而摧日子。桂娄廓其凶褻,襍穴卷其袄氛。以功擢授昭州恭诚县令。”^㉔

高慈墓志的“地蕴三韩,人承八教”,三韩即马韩、辰韩和弁韩,见《后汉书·东夷传·三韩传》和《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附韩传》。前句并不确切,高句丽与三韩的关系,只是汉晋时期国界南北接壤,冲突碰撞而已。八教即八条,“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㉕《三国志·东夷传》云:“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㉖惜内容不具见。这也是《高质墓志》铭“箕子八条,奄有清辽”的由来。

(二)营州白狼山、白狼水、白狼城与高句丽的关系

白狼位于辽西,处汉胡之间,中古时期是中原

通往辽东要道的一个军事重镇，常受中央王朝控制却屡爆胡(夷)汉争夺的重大战事。因靠近高句丽，颇受其影响。唐太宗《命将征高丽诏》云：“凡此诸军，万里齐举，顿天罗于海浦，横地网于辽阳。朕然后经涂白狼之右，亲巡元菟之城，执鼙鼓而戒六军，载太常而麾八阵。”^②由皇帝颁布的诏书影响至巨，于是，骚人墨客往往借用典故而著于诗文，影响及于墓志，或出土于昭代。尉迟敬德、郑广(仁泰)、姬温等曾率军随太宗东征，《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敬德墓志》云：“属辰韩负险，独阻声教，凭丸都而举斧，恃溟水而含沙。太宗爱命六军，亲纡万乘，观兵玄菟，问罪白狼。”^③《大唐故右武卫大将军郑广墓志》云：“辰服稽诛，偷安缙壑，帝赫斯怒，亲总龙韬，敕公检校右领军将军，仍押左飞骑仗，又领右五马军总管。开营偃月，掩玄兔以屠城；挥刃浮星，逾白狼而静祲。”^④《唐守昭陵令护军姬温墓志》云：“于时三韩蚁聚，惊涛阻於白狼；九种鸱张，凝氛晦于玄菟。兴师薄伐，命将龚行，擢君为左二军兵曹。”^⑤墓志记述东征以很有地理意义的辽西营州白狼城与辽东高句丽玄菟城为两个中心叙述。

(三)前燕慕容皝伐高句丽之战

高慈墓志叙其前人在箕子所建国家生活繁息，“先祖随朱蒙王平海东诸夷，建高丽国，已后代为公侯宰相”，可谓股肱心膂开国元勋，家族历史和朱蒙王一样久远。高质、高慈墓志分别云：“十九代祖密，后汉末以破燕军存本国有功”、“至后汉末，高丽与燕墓(慕)容战大败，国几将灭。廿代祖密当提戈独入，斩首尤多，因破燕军，重存本国。”所记关于高句丽与慕容燕战事的时间有误。检史籍，危及高句丽几近灭国的人物有三。一是东汉末辽东太守公孙康。高句丽国王高伯固“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⑥。二是曹魏幽州刺史毌丘俭。“正始中，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俭遂束马县车，以登丸都，屠句骊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六年，复征之，……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⑦清光绪三十年(1904)，吉林集安发现《毌丘俭纪功碑》证其事，碑藏辽宁省博物馆^⑧。三是燕王慕容皝。“咸康七年，皝迁都龙城。率劲卒四万，入自南

陕，以伐宇文、高句丽，又使翰及子垂为前锋，遣长史王寓等勒众万五千，从北置而进。高句丽王钊谓皝军之从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统精锐五万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陕。翰与钊战于木底，大败之，乘胜遂入丸都，钊单马而遁。皝掘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⑨墓志所谓后汉末破燕军是撰志者笔误。十六国时期北方割据政权前燕与高句丽东西毗邻怨仇颇深时有战事，墓志所述为前燕大胜高句丽的占土地毁都城掘美川王陵掳王高钊母妻之战，阻止其觊觎辽东的扩张之念。据《三国史记》，战争发生于故国原王十二年(342)冬十一月。

三、家族人事

两方墓志揭示了高氏先祖、十九代祖的勋绩，奠定了家族在高句丽王国不可动摇的世代贵族地位。

(一)赐予王姓 特颁铁券

高慈先祖追随朱蒙王立开国之勋，代为公侯宰相。

廿代祖密率军奋战抵御入侵，前燕退兵，献保国之力，“赐封为王，三让不受，因赐姓高”。屡辞王爵而受姓，如此谦执敬慎是因与国王不同姓而拒受，明显受了意义深远的汉家异姓不封王故事的影响^⑩。

两方墓志均扼要记录了故国原王特别赐予高密的金文铁券一道，誓以永存：“宜令高密子孙，代代封侯。自非乌头白、鸭绿竭，承袭不绝。”勒字嵌金的铁券乃高句丽模仿中央朝廷赐予为国建立殊功杰勋的臣僚世代享有特权的契约凭信，或授予爵位，或许以免死，子孙传承，永宝用之。“乌头”是乌鸟头，“鸭绿”即流经高句丽的鸭绿江。券文以乌鸟头白，鸭绿水涸这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比喻国王恩赐高密家族“代代封侯”的誓词永不更改。

(二)莫离支

高质的曾祖、祖、父及其本人于本国居高位，或二品莫离支，或三品头大兄。具体职务有中央高官三品大将军、三品大相，有地方大员三品都督，可见各王遵循铁券誓言使贵族高密家族世代显赫子孙繁昌。

高句丽官制若职官名称等序次，诸史记述既不完备又有歧异，于是近代洛阳出土的三方泉氏墓志和高慈墓志的有关记载为学者注意。自罗振

玉首倡整理研究唐代海东藩阀墓志, 确认其官有十三等之班次^⑤以来, 学界多所涉及, 研究深入。就莫离支的执掌与员额而言, 《泉男生墓志》云: “曾祖子游, 祖太祚, 并任莫离支; 父盖金, 任太大对卢。乃祖乃父, 良冶良弓, 并执兵钐, 咸专国柄。”男生“廿八任莫离支兼授三军大将军, 卅二加太莫离支, 总录军国。”《泉献诚墓志》云: “曾祖大祚, 本国任莫离支捉兵马; ……祖盖金, 本国任太大对卢捉兵马; ……父男生, 本国任太大莫离支, 率众归唐。”《泉男产墓志》记男产“卅为太大莫离支”。泉男生之曾祖、祖及其本人、兄弟任是职。《泉献诚墓志》还说: “柯叶森郁, 世为蕃相。……父承子袭, 秉权耀宠。”墓志材料说明莫离支官职世袭文武并任, 相当于中央朝廷的宰相且掌管国家军队。当然泉氏一家之数代是先后当莫离支而并非同时担任。《三国史记》记载宝臧王三年(644), 盖苏文(盖金)任莫离支。二十五年, “盖苏文死, 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 初知国政。”后兄弟反目, 是年六月“男生脱身奔唐, 秋八月, 王以男建为莫离支兼知内外兵马事”^⑥。可见同一家族人物世袭此官而先后任职。同时还有王室和其他贵族居此要职, 宝臧王六年, 宝臧王第二子任武为莫离支^⑦; 高质先人也任莫离支等要职。则莫离支位高权大而如唐朝宰相相位有定员。

高质墓志记述的先人中仅其祖高式为“二品莫离支, 独知国政及兵马事”。即高慈墓志的“曾祖式, 本蕃任二品莫离支; 独知国政, 位极枢要, 职典机权, 邦国是均, 尊显莫二”。合而观之显然对莫离支的执掌与地位的描述较之他志更为明确, 与《旧唐书·高丽传》所谓“莫离支, 犹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职也”^⑧的职责相仿佛。于是, 一般学者认为莫离支是高句丽后期掌管内外军国大事的最高官, 大(太)莫离支是一种加衔^⑨。

(三) 栅城

墓志记载高量为三品显职栅城都督府之镇守, 其下辖诸小城: “为方镇之领袖, 实属城之准的”, 足见栅城的大城地位。

名城历史悠久。北魏世祖太武帝封高璉(长寿王)为高句丽王, 时国域四至: “辽东南一千余里, 东至栅城, 南至小海, 北至旧夫余, 民户参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 南北一千余里”^⑩, 栅城是其东疆。《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云, 太

祖大王四十六年(98)“春三月, 王东巡栅城。至栅城西麓山, 获白鹿。及至栅城, 与群臣宴饮。赐栅城守吏物段有差。遂纪功于岩, 乃还。冬十月, 王至自栅城。五十年秋八月, 遣使安抚栅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山上王》云, 二十一年(217)“秋八月, 汉平州人夏瑶以百姓一千余家来投, 王纳之, 安置栅城”^⑪, 颇具规模。高句丽故土后来为海东盛国渤海所有, “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东京, 曰龙原府, 亦曰栅城府, 领庆、盐、穆、贺四州”^⑫, 栅城地位益显重要。“至于栅城的故址为今何地, 学界亦众说纷纭, 其中就有朝鲜钟城说、庆兴及镜城说、俄国双城子说、我国珲春城墙砬子城说、珲春八连城说、珲春温特赫部城说、珲春萨其城说、延吉一带的三城(城子山山城、兴安古城和河龙古城)说等”^⑬。一般认为栅城即吉林珲春的萨其城, 是一座山城。已往或将高句丽栅城名义理解为“置城”, 或以为用木栅围筑的城, 似乎多虑。

(四) 家族世系 高质子嗣

高质先祖辅佐朱蒙王同声共气创立高句丽, 开国勋臣为后裔争取到很高的政治地位, 随历运推移而确保家族年世久远。高句丽自朱蒙王开邦至宝臧王亡国(前 37—后 668), 历 28 代, 705 年。正如高慈墓志所言: “自高丽初立, 至国破已来, 七百八年, 卅余代, 代为公侯, 将相不绝。”墓志还说: “国赖其存, 享七百之绵祚, 家嗣其业, 纂卅之遥基。”是 700 年间家族繁衍了 30 代。据墓志仅知其连续的 6 代血亲:

└慈——崇德
密……崩—式—量—质 |
└鞠仁

万岁通天二年高氏父子殉国时质 72、慈 33 岁。质子高鞠仁于圣历三年(700)葬父于东京时为右玉钤卫大将军, 官阶颇高, 是承袭父亲生前的官职, 与高慈年貌相若或小一些, 不见于文献记载。与参与安史之乱横死于上元二年(761)的高句丽人高鞠仁非一人, 须区分之。后者是蕃、羯等外族聚居的河北藩镇中参与安史之乱, 于史朝义兄弟夺权的内讧中以滥杀胡人而知名的一位城傍兵将领^⑭。文献或作高鞠仁、高久仁, 字异而音同, 为史思明子朝兴衙将^⑮。《新唐书》亦作高久仁^⑯。

武则天为表崇前烈抚喻后来, 特敕依照以往高句丽国实行的若金文铁券所书官职世袭制度,

犒锡高质子孙。高崇德在父亲阵亡后虽年方入学而“奉制袭父左豹韬卫翊府郎将”,是定居中原的第三代高句丽人,已经融入社会完全华化。

四、高质仕唐

宝臧王于二年、十四年,与百济连兵攻打新罗拔城掠地,新罗王先后遣使求援于唐。于是太宗、高宗连年遣将调兵东征,明显削弱了诸国的实力。高句丽作为战场人财物损失更大,宝臧王十三年,民间开始流传高氏政权将亡的谣言:“于马岭上见神人,曰‘汝君臣奢侈,败亡无日。’”^④宝臧王二十七年春,高句丽战事正紧,侍御史贾言忠奉使自辽东还。高宗问军情战况,“对曰:‘必克。昔先帝问罪,所以不得志者,虏未有衅也,谚曰:“军无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斗狠,为我乡导,虏之情伪,我尽知之,将忠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句丽秘记曰:“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灭之。”高氏自汉有国,今九百年,勳年八十矣。虏仍荐饥,人相掠卖,地震裂,狼狐入城,黜穴于门,人心危骇,是行不再举矣。’”是年“夏四月,彗星见于毕、昴之间。唐许敬宗曰:‘彗见东北,高句丽将灭之兆也。’”^⑤战争实况与预言讽传、上天示戒表明高句丽气运已尽。

(一)归款圣朝

高质墓志所谓“属褻起辽滨,衅萌韩壤,妖星夕坠,毒雾晨蒸”,即上述背景的写照。于是“公在乱不居,见几(机)而作”。高慈墓志则说高质“预见高丽之必亡,遂率兄弟,归款圣朝”。高质审时度势,避乱自保,以本国三品头大兄兼大将军的头衔率家族归顺大唐内迁中原,在宝臧王二十五年(666)国内发生权臣莫离支泉男生与弟男建、男产的内乱之后,二十七年十一月唐军拔平壤城虏宝臧王之际。时大兵入境,城池皆拔,降服者相继。据卒年逆推,高质生于高句丽荣留王九年(626)。宝臧王二十七年(668),高质虚岁四十三,子高慈年方四岁。

(二)仕唐为将 西征北伐

就高质墓志的“奉总章二年四月六日制,授明威将军、行右威卫翊府左郎将”看来,是在高句丽亡国后的半年内接受了唐王朝的官职。当年“十一月廿四日奉制,授云麾将军、行左威卫翊府中郎将。永隆二年四月廿九日除左威卫将军”。左郎将,正五品上;中郎将,正四品下;将军,从三品,官职屡升。

咸亨元年(670),高质“奉敕差逻娑、凉州”,说的不是当使节而是参战,率部投入唐蕃之间一次大规模军事冲突。依照《旧唐书·高宗纪》的记载薛仁贵“领兵五万以击吐蕃”,而《旧唐书·吐蕃传》则云“率众十余万以讨之”,兵多将广气势威猛。《资治通鉴》铺叙其事云,是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拔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辛亥,以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因首领薛、郭不和行动失衡加之青藏高原缺氧地理环境恶劣,八月,“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余万就击之,唐兵大败,死伤略尽。仁贵、待封与阿史那道真并脱身免,与钦陵约和而还。敕大司宪乐彦玮即军按其败状,械送京师,三人皆免死除名”。闰月“以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御吐蕃”^⑥。设大非川战役高质也在军中,必定经历了危难,或未尽失其兵,保留了一定实力。当时他的头衔是左武威卫翊府中郎将,为中级将领,没有承担太大的责任。退回后听命于姜恪。经军事调动,“镇守燕山、定襄道行”,北御突厥。可以肯定他所率军队经过休整补充恢复了元气。仪凤三年(678)魏真宰谓此役:“薛仁贵、郭待封覆我师徒,军人丧气,至今不振。”^⑦而墓志作者表彰他“亟总军麾,荐持戎律。攻城野战,陷敌摧坚。累效殊功,爰加懋赏”,似有谀美之嫌。

接着墓志夸赞高将军于永隆二年(681)至天授元年(690),10年间频驱铁骑屡受恩典。戎马倥偬中为高宗与武后经略西北边政,战骥驰骋于单于道、银胜道时勋绩奕赫。功在帝心奉泰恩制,授予冠军大将军衔(武散阶正三品上)和开国郡公爵(正二品),实职为左鹰扬卫将军(从三品)。其子高慈于高宗朝以门荫得官右武卫长上(从九品下),后随父东征以军功授左豹韬卫翊府郎将(正五品上),实职连升四级。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个时代父子兄弟同赴战阵者并不少见。若突厥贵种执失思力、执失莫诃友父子于贞观十九年同随太宗征高句丽;若汉家大臣刘仁轨、刘浚父子于显庆五年共平百济。

五、东军平乱 为国捐躯

这是高质、高慈一生中可歌可泣的闪光处,墓志着笔的重点,记载“营州之乱”的史籍也较多。

(一)“营州之乱”

高质墓志所谓“林胡作梗,榆塞惊尘”,朝廷任命为泸河道讨击大使,仍充清边东军总管,骤发前敌。就时间和性质上说,即高慈墓志的“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奉敕,差父充泸河道讨击大使,公奉敕从行”。林胡,东周时期古族名,位于晋北。墓志的林胡指契丹,榆塞指边塞,是当时常用语。李义府《为河南王武懿宗论功表》云:“日者林胡构孽,敢乱边陲,陛下征义兵诛不道,天下士众,焱集星驰,皆忘身忧国,纾祸却难。”^②说的就是这次讨伐契丹攻占唐朝东北重镇营州和安东都护府的军事行动。已往西安出土武皇亲侄《武懿宗墓志》亦叙其总领此役,任“神兵军大总管。……暨林胡作患,草窃幽燕,师兵总乎出律,料敌期乎善战”^③。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唐初形成部落联盟,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诸部皆请内属,唐廷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以其首领窟哥为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又置羁縻州十,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数十年间相安共处。后来首领因受营州都督赵文翊侵侮而张帙反叛,即所谓“营州之乱”,纵兵抄掠,历时一年余。《旧唐书·则天皇后纪》略述其事:万岁通天元年,“五月,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杀都督赵文翊,举兵反,攻陷营州。尽忠自号可汗。乙丑,命鹰扬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大将军张玄遇、右武威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之。秋七月,命春官尚书、梁王三思为安抚大使,纳言姚璹为之副。制改李尽忠为尽灭,孙万荣为万斩。秋八月,张玄遇、曹仁师、麻仁节与李尽灭战于西硖石黄麋谷,官军败绩,玄遇、仁节并为贼所虏。九月,命右武威大将军、建安王攸宜为大总管以讨契丹。……庚申……李尽灭死,其党孙万斩代领其众。冬十月,孙万斩攻陷冀州,刺史陆宝积死之。十一月,又陷瀛州属县。”二年“春二月,王孝杰、苏宏晖等率兵十八万与孙万斩战于硖石谷,王师败绩,孝杰没于阵,宏晖弃甲而遁。……五月,命右金吾大将军、河内王懿宗为大总管,右肃政御史大夫娄师德为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大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率兵二十万以讨孙万斩。六月……孙万斩为其家奴所杀,余党大溃。……九月,以契丹李尽灭等平,大赦天下,改元为神功”。^④

(二)高质统领军队的民族构成

高句丽民族性强悍尚武,兵士的骁勇善战曾让隋唐时期屡次东征的官军吃尽苦头,或大败而归或无功而返,不能制服。公元 668 年,唐趁高句丽内讧而灭之,内迁其族二万八千余户,分置各地安居,一批贵族成为唐朝廷官员,多任武职为高级军事将领。有学者依据文献和洛阳出土高句丽人《大周故冠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高玄墓志》记载的“永昌元年奉敕差令诸州简高丽兵士”,认为武后时期“各州的高句丽士兵可能是单独集中编队的,而且在他们中间保持着高句丽的语言与习惯”,“是一支时刻保持戒备,随时能调出战的机动部队”^⑤。罗振玉简考《高慈墓志》云:“慈父殆为二十八将之一而死于万荣垂败之月。”^⑥高质统率奔赴东疆的军队,应由高句丽族人所组成。时年老将虽寿龄 71,但仍能抚剑远征劲旅东发:“公肃承玄旨,电发星驱,径度苍波,选徒征骑。”长驱万里迅速渡过辽河之后在故乡就地拣选兵卒征用马匹,补充族人扩大军队。所率部员人数不多却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以二千余兵,击数万之众”。捷音回报,朝廷于万岁通天二年正月优授出征将士之有功者以勋级,父子奉制擢升军职,高质为左玉钤卫大将军,正三品秩。以其身为统帅而能解衣推食抚寒投醪,温慰惇嫠体恤孤独,与士卒同甘共苦志翦豺狼以清边境。于是女皇为老将在冰雪辽东招携远藩脱衣暖人的行为所感动,赏赐其衣服等物。敕中的“又性文下高丽妇女三人,固守城隍,与贼苦战,各赐衣服一具,并贲物卅段”,则知远征军中高质属下的三员高句丽女将尤以兵强气锐英勇守城骁烈能战而同时受到朝廷嘉奖,她们是远征军中将领的妻女一类巾帼须眉。朝廷所赐衣服,是与受赐人的身分相应的戎服即大将衣等。

这次契丹反唐斗争声势浩大,甚至南下一度攻占幽州,陆路交通横遭阻断。前线战事吃紧,万岁通天二年四月“癸未,以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将兵击契丹。五月,癸卯,又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将兵二十万击契丹”^⑦。是年五月丙申朔,虽然朝廷大军于癸卯(八日)东进,惜关河悬远,难纾困城之厄。“众寡力殊,安危势倍。城孤地绝,兵尽矢穷。日夜攻

围,卒从陷没”,磨米得而复失于契丹乱军。高质“为虏所执,词色懔然。不屈凶威,遂被杀害”。廿三日(戊午),统帅身膏虏刃血溉辽左,这支由二千男女骁杰结织的军队于是覆亡。

(三)磨米城

《新唐书·地理志》云,磨米州是安东都护府所属的高句丽降户十四州之一。“高宗灭高丽,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后所存州止十四”^③。《旧唐书·地理志》云:“凡此十四州,并无城池。是高丽降户散此诸军镇,以其酋渠为都督、刺史羁縻之。”^④无城池说难为凭信,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包括唐代墓志记述的磨米、木底、丸都、玄菟等城。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自率军东讨。“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蹕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⑤。《册府元龟》卷一一七,《帝王部亲征第二》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九,宝臧王四年也有如是记载,磨米乃十城之一。

宋代江少虞撰《事实类苑》卷六二记载了一件唐代刻铭文物:“古铜鱼符。李文邵推官,于寿光县东境稻田中,得古铜鱼左符以遗余。铜正赤,长二寸许,背刻为鱼头尾,鳞一具,面刻一‘同’字,深二分许,所以合信也。环自刻刺史官氏云:‘左云麾将军、行磨米州刺史、持节磨米州诸军事高从政。’镌刻极工,字小讹,笔法精妙,类欧阳率更书。按:唐贞观中平高丽,裂其地为十二州,各因其酋长以为刺史,磨米其一也,左符乃所颁者,当在其国,不知缘何遗于此也。部(寿)光,青属邑,其东濒海矣。”^⑥铜鱼符是唐代地方大员高句丽族人高从政的随身佩戴的信物,磨米城是磨米州的治所。《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安东都护府管辖区域内据《旧唐书》十四州的记载而确定了十一个州的方位^⑦,磨米州、代那州和黎山州付之阙如。磨米约在盖牟(今辽宁抚顺)、白岩(今辽宁辽阳东)、辽东(今辽宁辽阳)三城之际。

(四)武皇对策 事件影响

为了出师得胜大军凯旋,朝廷利用佛道两家的宗教法力祈求神明庇佑。听命于武则天互动密切常作法事的华严宗师康法藏在洛阳布“十一面观音道场”,持诵“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以得

十种“果报”保护自己破灭敌人:“神功元年,契丹拒命,出师讨之。特诏藏依经教遏寇虐。乃奏曰:‘若令摧伏怨敌,请约左道诸法。’诏从之。法师盥浴更衣,建立‘十一面道场’,置观音像行道。始数日,羯虏睹王师无数神王之众,或睹观音之像浮空而至,犬羊之群相次逗挠。月捷以闻。天后优诏劳之,曰:‘蓟城之外,兵士闻天鼓之声;良乡县中,众贼睹观音之像。醴酒流甘于阵塞,仙驾引纛于军前,此神兵之扫除,盖慈力之加被。’”^⑧同时武皇冀请五岳主尊遣天神之兵助役,颇得赏识的洛阳弘道观主侯尊师于东都奔赴南岳衡山道场,奉为皇帝虔修法事,仰祈神兵天将大施法力冥助却敌,“遂致昭感”^⑨,应验显著的记载尤显其价值。武则天崇佛扬道的宗教情挚深入骨髓,遣祭五岳辅国兴兵,龚行天罚保境安民,为国之大祀。随军出征的节度管记张说奉敕赞述武懿宗东平契丹“至忠之状有三”,其“三曰诚感神也。王地维近属,躬当大任,所过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恳祷以请,云天子圣明,皇天辅德,实降灵助,以济神兵。幽感明祇,多获孚佑。故得行师之处,胜风送旗,合战之时,兴云翊阵,金鼓所向,冰消草靡”^⑩。神兵道武总管沿途战祷乞灵却难慰其遇敌怯懦的心态言行。

隋唐时期实行行军总管统兵出征制度,专主征伐,称之为行军道,有事则朝廷命将出,事解则罢。炀帝伐高句丽,分兵二十四道即二十四军出师,每道命以辽东滨海地名^⑪,即以目的地作为行军道名。而唐代东征的军队除命以当地郡县名,还有“神兵道”的称号。高宗显庆五年,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⑫,用于对百济的战事。武皇也将神兵道的名称用于东征的军队,命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以伐契丹。《武懿宗墓志》简称为“神兵军大总管”。天子的军队称天兵,则神祇之部伍谓神兵,由侯法师墓志可以看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这一临时军事官差的命名是朝廷祷请神祇助阵龚行天罚的因缘。开元年间幽州长史张守珪于唐北境的重要军镇防御契丹、奚时,亦于北岳祈福助顺,止暴宁乱,有《北岳庙碑》记其事^⑬。明代唐顺之《武编前集》卷四有请神咒云:“天神天神,假汝之灵,助我军行,剿除恶敌,辅翼圣君,急急如紫微天皇帝君律令敕。”^⑭可为祷神法事主旨的参考。

万岁通天元年五月,武则天命曹仁师、张玄

遇、李多祚、麻仁节等二十八将各率其军诸道并进讨契丹,分兵多少道,已不得而知,其中有“龙山军”^⑩。《高质墓志》记载,其时任“泸河道讨击大使”,当是未见于文献记载的诸道之一。龙山、泸河,辽西县名。

两《唐书》等文献记载,武则天执政时期鉴于周边民族与政权对唐朝时叛时服,附属关系时有时无而采取以武力与怀柔兼施的国策以维系天下平衡稳固政权。延载元年(694)八月,蕃胡捐钱百万亿请立天枢,以颂女皇功业。天册万岁元年(695)四月,天枢铸成,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女皇亲自题书“大周万国颂德天枢”^⑪。以示天下各国归附于武周,犹如天枢等众星拱卫北极,确立她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地位。当年九月又“加尊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⑫,时年武则天 72 岁。然而四夷对唐朝的兵犯不时发生,次年五月契丹南下剽掠,涂炭生灵,自河北道营州、安东都护府蔓延于冀州,广大地区惨遭契丹铁蹄蹂躏。“燕南诸城,十仅存一,河朔之地,人挟两端”^⑬,统治秩序顷刻崩弛。东北地区并不因为高句丽国的灭亡和安东都护府的设立而安宁,周边民族的反叛对于这位万国之主君临天下的虚荣心理也是极大的打击,由于事态严重,当月即令大军东发。

疆域广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朝代的强盛,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巩固政权维护国家安定的重要保障。武皇不惜代价投入巨大兵力,采取多种手段以确保打赢这场战争。一方面派遣道教法师分赴五岳道场祈求于神明,天助神兵。一方面以皇侄“春官尚书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纳言姚璹为副,以备契丹”^⑭,作为防线,屯兵策应。一方面“驱关陇之马,引淮海之饷”^⑮,以供军需。先后委派皇侄武攸宜为清边道大总管、武懿宗为神兵道大总管,总兵东征契丹侵袭骚扰地区。于洛阳城东的白马寺亲自设宴为攸宜饯行^⑯,以示对打击侵略之非常关切。

因国家利用府兵应对契丹等外族入侵难以扭转屡败的劣势,武皇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与突厥、奚联盟,满足其要求,借力打击契丹。突厥默啜可汗乘李尽忠死后(万岁通天元年九月),助唐讨叛,袭击其所率松漠部落,尽获土地人口而强:“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攻陷营府,默啜遣使上言:‘请还河西降户,即率部落兵

马为国家讨击契丹。’制许之。默啜遂攻讨契丹,部众大溃,尽获其家口,默啜自此兵众渐盛。则天寻遣使册立默啜为特进、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⑰于是战事终因李尽忠、孙万荣、何阿小等渠凶的先后受戮、俘获、投降而于万岁通天二年六月告终。当年九月改元为神功,就是武皇自以为“破灭契丹”的胜利是依靠天佑神助而成功的直接体现。

“战乱前后不到两年,但对唐朝的打击极大,最后唐朝是靠突厥袭击契丹的后方,奚又和契丹携贰,才勉强取胜。营州之乱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如果说高句丽灭亡、突厥第二汗国的复兴导致了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格局的大变动,那么营州被扰动,则引起了东北亚政局巨大的连锁反应,由此开启千余年世局演变的序幕,契丹之乱以及战乱中诞生的渤海政权,都是这种变局与影响的具体表现”^⑱。

(五)墓志记录诏敕之意义

武则天频颁诏敕拜官授爵使高质逐步升迁,接着墓志还记录了几道制书的重要片段。前一道慰劳制书赏赐突进辽东立足当地的高质与三位女将戎衣,关怀备至,表彰将军宣布威恩笼络人心守卫城池勇于作战的功绩。以之激励东征将帅,极具用心。

后来战斗失利,高质父子暴尸郊野。“凶讯驰闻,圣情流恻”,于是下制褒彰勋劳追恤赠官。制书有句云:“柳城县开国公高性文,蓬丘徙构,隧穴分源。携五族而称宾,按八屯而奉职。”蓬丘,虚构仙境蓬莱山,处渤海中,此用若青丘,指高句丽。徙构,易地而建。隧穴,高句丽国东有大穴,号隧神^⑲,前引《大周司卫少卿樊文墓志》亦有“隧穴”之文。分源即分派,支流。句谓高质家族为原高句丽民族的重要一支,五族^⑳之一。犹高慈墓志铭所谓:“蓬丘趾峻,辽海源长;种落五族,襟带一方。”八屯,宫苑四周所设的八卫所,《文选·张衡〈西京赋〉》云:“卫尉八屯,警夜巡昼。”句谓高质率本族悉奔中原,仕唐担任皇帝宿卫的禁军武官,佩剑执弓为十六卫的属员,以拱卫皇宫,肃严徼道。诚如时人所谓“六卿之选,以翼京师。八屯之权,实资宿卫”^㉑。凡此皆在于颂扬蕃将忠勇典兵司禁宿卫朝廷。在讽诵其“执锐戎场,摧锋虏阵”光荣牺牲之后,赠官镇军大将军(从二品)、左金吾卫大将军(正三品)

和幽州都督,以慰亡魂。移尸洛阳殡葬之前下制特令其行状传于史馆,给予家属财帛食粮,丧葬资贍也很丰赡:“高性文父子忠鯁身亡,特令编入史册。奉敕赠物二百段、米粟二百石。缘葬所须,并令优厚供给。”由此可见制书是朝廷颁给其父子二人的,于是高慈墓志也有雷同的记载。

唐代朝廷每年颁布诏敕无数。检阅《唐代墓志汇编》^⑧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⑨的有关墓志可知,高宗、武皇朝颁给任高官的西蕃东夷族人的诏制,凡墓志篇幅较长者往往记录其中,而汉官的墓志却极少记载,比例大不相称差异明显。这是著作局写手或朝廷委任的作者在撰志时的画龙点睛之处,体现皇帝对异族人士的器重与关爱。就东夷人而言,若高句丽人泉男生墓志的仪凤四年高宗诏书、泉献诚墓志的武皇久视元年制书、百济人黑齿常之墓志的武皇三道制书等。这是安史乱前朝廷倚重蕃族武人的表象之一。

(六)名家撰志 辟茔邙山

高质墓志由“朝议大夫行凤阁舍人韦承庆撰”,两《唐书》有一代文星之传略:“弱冠举进士,补雍王府参军。府中文翰,皆出于承庆,辞藻之美,擅于一时。……长寿中,累迁凤阁舍人,兼掌天官选事。承庆属文迅捷,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⑩长安四年出任宰相,著有《韦承庆集》六十卷^⑪。有诗文传世。承庆以文思敏捷擅步文林而久居凤阁舍人位,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⑫。中宗神龙二年,与韦承庆等撰《则天皇后实录》的文彦岑羲,于当年十一月承庆老病故世后为其撰志称誉云:“公冠冕词宗,弥纶学府。虽便繁百奏,吐洪河而不竭;密勿繁机,洞灵台而毕综。”^⑬看来并非谀辞。高质墓志撰于圣历三年腊月十七日前,时承庆待诏禁中,草檄于女皇赤墀之下。应是奉敕撰志,足见高氏身当恩遇。

细读品味两方墓志,文采风格相同,约为一人所撰。唐代墓志有其基本的行文格式,大体有规律可寻。同一家族人物的墓志,虽然亡卒年月有先后而其姓氏来源,家族世系,先人勋绩等内容的编排或有详略而基本雷同。这里既有将同一家族各在异地的多代亡人同时迁葬于同一墓域,并同时为各位先后亡故者重新撰作墓志的特例;又有为同时死亡的同一家庭成员撰作墓志的罕事。而由一

位才俊同时撰作的父高质、子高慈墓志的特点是,开首引言的写作技法相同,先人的重要的业绩履历,二志重复述说不惮其烦。因为父子同时内入、率军出征、被俘阵亡,同受朝廷礼葬于同一墓域,所以这两方墓志的很多内容是一样的。于是叙述相同情况或同一件事,或详彼而略此,或此书而彼削,或变换文辞避免雷同,全见作者匠心独妙。

已往洛阳出土的《唐右金吾卫胄曹参军沈齐文墓志》(垂拱四年,688)由“朝散大夫秋官员外郎韦承庆撰”^⑭,西安出土《周故纳言韦思谦夫人王婉墓志》(万岁通天二年),由“孤子凤阁舍人承庆撰序,凤阁舍人赵郡李峤制铭”^⑮,《周故朝散大夫行洛州陆浑县令韦愔墓志》(圣历元年)由“□□□□舍人承庆撰”^⑯,为其作品之留名者。三志的撰作年代皆早于此二志。

高质墓志由“前右监门卫长上弘农刘从一书”,字体婉媚,笔势遒逸,颇具初唐四家之一褚遂良(596-659)的书体风格。时褚氏辞世已40余年,由此志亦可窥其书法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墓志书丹者虽不见于《唐书》,但应是当时的书法名家,与德宗朝宰相刘从一同姓名^⑰。高慈墓志虽为唐楷而略含北朝粗犷雄浑的书风余绪。一般说来,武周朝以前墓志多无撰、书人姓名,刻工名更少见,高官墓志或有之。一方墓志一般由一位石匠刻字镌花,偶用二人分刻。但若老将高质生前为三品大员,其墓志由三位宜州美原县人姚处瓌、常智琮、刘郎仁同镌,亦极罕遭,他们或是秘书省著作局属下的刻匠。其子的品秩稍低而墓志不具撰书刻人。

高质、高慈以皆韬武干而朝廷时命西讨东征,勤国捍边。父子率本族军士抗击契丹,临阵折冲,尽节亡身。后续增援裹还遗骸于都城,朝廷特为内入功臣开辟茔域,依照令典超加褒赠,荣光烈士,旌酬子孙,葬以国礼。即高慈墓志所谓“又奉敕令,准式例葬”。时高慈子崇德年纪幼小,丧事由慈弟鞠仁操办:“三兆可占,既焚荆而卜地;九原有托,爰树楨而开茔。”请卜师灼龟观兆,占定吉时,步量吉地。于是距牺牲三年之后,于圣历三年腊月十七日葬高氏父子于平乐乡之原。据研究,“邙山之阳,灋水纵贯其中之平乐乡,是唐代东都人首选的墓地”^⑱。高慈墓志未明具体出处。高质墓志征集于孟津县七里村,东南距送庄约4.5公里,南距十里头村约1公里,已出“邙山之阳”的区域,是唐平阴乡

域而非墓志出土地。

注 释

①陈尚君:《唐代石刻文献的重要收获》——评《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碑林集刊》第十二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年,第 328 页。

②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79 页。

③武志远、郭建邦编:《千唐志斋藏志》上册,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第 397 页。洛阳古代艺术馆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六册,第 214 页。

④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十八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78 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七册,第 169 页。

⑤未见拓本。录文著录于罗振玉:《唐代海东藩阁志存》,丁丑(1937 年)仲冬校印,家刻本,第二九页。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814 页。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第六辑,三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00 页。

⑥《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七册,第 84 页。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 40 页。

⑦《洛阳新获墓志》,第 81 页。

⑧罗振玉:《芒洛家墓遗文四编》卷四,民国家刻本,第 18 页。《唐代海东藩阁志存》,第 12 页。《唐代墓志汇编》,第 959 页。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第三辑,三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513 页。

⑨《唐代海东藩阁志存》,第 15 页。罗振玉撰述《雪堂类稿》,丙《金石跋尾》,《蒿里遗文·伪周左豹韬卫郎将高慈墓志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40 页。

⑩赵超:《唐代墓志中所见的高句丽与百济人士》,《揖芬集—张政娘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85 页。

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 240 页。

⑫《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六册,第 50 页。

⑬《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七册,第 204 页。

⑭《唐代海东藩阁志存》,第 17 页。《唐代墓志汇

编》,第 984 页。

⑮《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 年版,第 1581 页。

⑯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商代竹氏地望可从甲骨文、考古材料、文献记载三个方面得到证明:确实在今日河北东北部到长城外的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一隅的范围内;而卢龙则是该国族的中心区或首邑所在,喀左等地则可能是当时竹国范围内的重要城邑了。”《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84 页。

⑰《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624 页。

⑱(唐)杜佑撰《通典》一七八,《州郡八》,岳麓书社,1995 年版,第 2473 页。

⑲(晋)崔豹《古今注》卷中《鱼虫第五》:“鳖名河伯从事。”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济南开发区汇文科技开发中心编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16 盘,第 3479 号,第 1 册,第 24 页。

⑳《魏书》卷一〇〇,《高句丽传》,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2213、2214 页。

㉑耿铁华《中国高句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86、87 页。

㉒《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六册,第 87 页。

㉓《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六册,第 98 页。

㉔《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七册,第 202 页。

㉕《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 2817 页。

㉖《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东夷传》,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 848 页。

㉗《全唐文》卷七,《命将征高丽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第一册,第 32 页中栏。

㉘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三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0 页。《唐代墓志汇编》,第 290 页。

㉙王仁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6 页。《唐代墓志汇编》,第 406 页。

㉚《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一册,第 57 页。

㉛《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东夷传附高句丽传》第 845 页。

- ③②《三国志·魏书》卷二八,《田丘俭传》,第762页。
- ③③王绵厚、王海萍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文物出版社,日本中教出版株式会社,2000年版,第44页。
- ③④《晋书》卷一〇九,《慕容皝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22页。
- ③⑤《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第400页。
- ③⑥《唐代海东藩阀志存·序》,第1页。
- ③⑦(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校勘:《三国史记》卷二一,《高句丽本纪第九》,第256页。《三国史记》卷二二,《高句丽本纪第十》,第26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 ③⑧《三国史记》卷二二,《高句丽本纪第十》,第265页。
- ③⑨《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传·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2页。
- ④①耿铁华:《中国高句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页。
- ④②《魏书》卷一〇〇,《高句丽传》,第2215页。
- ④③《三国史记》卷一五,《高句丽本纪第三》,第191页。《三国史记》卷一六,《高句丽本纪第四》,第205页。
- ④④《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82页。
- ④⑤刘子敏:《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第184页。
- ④⑥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 ④⑦《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肃宗上元二年》三月,《考异》引《蓟门纪乱》、《河洛春秋》。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05页下栏。
- ④⑧《新唐书》卷二二五上,《逆臣传上·史思明传》,第6430、6432页。
- ④⑨《三国史记》卷二二,《高句丽本纪第十》,第267页。
- ④⑩《三国史记》卷二二,《高句丽本纪第十》,第270、271页。
- ④⑪《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咸亨元年》,第1618页下栏。
- ④⑫(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九九一,《外臣部·备御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十二册,第11645页上栏。
- ④⑬《全唐文》卷一五三,第一册,第689页中栏。
- ④⑭《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三册,第132页。
- ④⑮《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第125-126页。
- ④⑯赵超:《唐代墓志中所见的高句丽与百济人士》,第489页。
- ④⑰《唐代海东藩阀志存》,第17页。
- ④⑱《资治通鉴》卷二〇六,第1657页,上栏。
- ④⑲《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第1128页。
- ④⑳《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第1527页。
- ㉑《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第1584页下栏。
- ㉒(宋)江少虞撰《事实类苑》卷六二,《古铜鱼符》,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第318盘,第3633号,第24册,第17页。
- ㉓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唐时期·河北道北部》,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0-51图。
- ㉔《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1990年3月,第五十册,第283页。
- ㉕《大唐大弘道观主故三洞法师侯尊志文》:“通先天,契丹叛逆,有敕祈五岳恩请神兵冥助,尊师衔命衡霍,遂致昭感。”《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九册,第24页。
- ㉖《全唐文》卷二二四,张说:《论神兵军大总管功状》,第二册,第997页上栏。
- ㉗《隋书》卷四《炀帝纪》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1页。
- ㉘《新唐书》卷三,《高宗皇帝纪》,第60页。
- ㉙《全唐文》卷三二九,郑子春:《北岳庙碑》,第二册,第1474页上栏。
- ㉚(明)唐顺之撰《武编前集》卷四,《二十八宿操练之法》,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第304盘,第3126号,第四册,第73页。
- ㉛《旧唐书》卷五九,《许绍传附力士子钦寂传》:“时契丹入寇,以钦寂兼龙山军讨击副使,军次崇州,战败被擒。”第2329页。
- ㉜《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第95页。《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则天武皇后传》,第3480页。
- ㉝《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第124页。
- ㉞《全唐文》卷二二四,张说:《论神兵军大总管功状》,第二册,第996页下栏。
- ㉟《新唐书》卷四,《则天顺圣武皇后纪》,第96页。
- ㊱《全唐文》卷二二二,张说:《为清(下转第93页)

②[御使屠仁守请毋建津通铁路疏,光绪十四年十一月],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863—1911》第一册, 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第 146 页; 第 148 页。

③[海军衙门议覆修造津通铁路疏, 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四日],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863—1911》第一册, 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第 157—158 页。

④[李鸿章致奕訢驳京僚谏阻铁路各折函,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863—1911》, 第一册, 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第 150—156 页。

⑤[中日马关条约, 1895 年 4 月 17 日, 马关],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二分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第 53 页; 第 56 页。

⑥[中日辽南条约, 1895 年 11 月 8 日],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二分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第 74 页。

⑦⑧⑨[日军擅自修筑新奉轻便铁路经过],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史资料》编辑组:《满铁史资料》第二

卷, 路权篇, 第二分册,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第 438 页; 第 438 页; 第 442 页。

⑩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94 页。

⑪[日俄朴茨茅斯条约及附约(节录), 1905 年 9 月 25 日], 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1840—1949》上卷第二分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第 198 页。

⑫[徐世昌、唐绍仪致外务部函,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1907 年 11 月 20 日],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863—1911》第二册, 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第 602 页。

⑬[《新奉吉长铁路协约》, 1907 年 4 月 15 日,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三日],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863—1911》第二册, 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第 578 页。

⑭[林董致小村函, 1908 年 4 月 25 日],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863—1911》第二册, 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第 613 页。

责任编辑:文毅

(上接第 33 页)边道大总管建安王奏失利表》, 第二册, 第 990 页下栏。

⑦⑧《新唐书》卷二〇六,《外戚传·武士彠传附承嗣传》:“攸宜历同州刺史, 万岁通天初, 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 讨契丹, 后亲饯白马寺, 师无功还, 拜左羽林大将军。”第 5839 页。

⑦⑨《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第 5168 页。

⑦⑩马一虹:《渤海与后东突厥汗国的关系——兼及渤海建国初期的周边环境》,《民族研究》2007 年第 1 期, 第 59 页。

⑦⑪《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高句骊传》:其俗“好祠鬼神、社稷、零星, 以十月祭天大会, 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 号隧神, 亦以十月迎而祭之。”第 2813 页。(唐)虞世南撰《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地部二·穴篇十三》:“隧穴。《后汉书》云, 高句骊国东有大穴, 号隧穴, 以十月国中大会, 迎稼神而祭之。”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 第 320 盘, 第 3647 号, 第 32 册, 第 16 页。

⑦⑫《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高句骊传》:“高句骊……凡有五族, 有消奴部, 绝奴部, 顺奴部, 灌奴部, 桂娄部。”第 2813 页。

⑦⑬《全唐文》卷八八六, 徐铉:《唐故检校司徒行右千牛卫将军苗公墓志铭》, 第四册, 第 4107 页中栏。

⑦⑭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⑦⑮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⑦⑯《旧唐书》卷八八,《旧唐书·韦思谦传附子承庆传》, 第 2862 页。

⑦⑰《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 第 2076 页。

⑦⑱《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 第 1850 页。

⑦⑲《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 第三册, 第 130 页。

⑦⑳《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 第六册, 第 164 页。

⑦㉑《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 第三册, 第 117 页。

⑦㉒《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 第三册, 第 118 页。

⑦㉓《旧唐书》卷一二五,《刘从一传》, 第 3550 页。《新唐书》卷一〇六,《刘祥道传附从一传》, 第 4051 页。

⑦㉔赵振华、何汉儒:《唐代洛阳乡里方位初探》,《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 朝花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69 页; 洛阳县地图(三)。

责任编辑:祝立业